

第六回 籌旅費佳人施妙術 怒私奔老父捉嬌娃

居然一線可通天，樓閣嬪姬證妙詮。
莫漫當場譏幻術，古來幾輩是真仙。
百年方慶賦駕鳳，偕隱湖山樂未央。
誰料罡風天外起，無端折翼散鴛鴦。

且說秦白鳳被阿男連夜硬挾上了馬，放開轡頭，逕向杭州大路進發。白鳳在馬上，只聽得耳邊呼呼風響，嚇得眼睛也不敢睜開。生平又沒騎過馬，這匹黃驃馬又格外高大，顛巍巍的生怕跌了下來。幸得阿男在後頭緊緊摟住。一直跑到天色微明，已到了蘇州界內。路旁一個小小村莊，隱隱看見村裡射了點燈光出來。阿男便收住了轡頭，扶白鳳下了馬，在村口一棵樹上拴好了馬匹，叫白鳳看了。自己蹙到村裡一看，見那燈光是一家磨豆腐的人家，便買了兩碗豆漿出來，遞一碗給白鳳，在革囊裡取出乾糧，兩個人吃了一飽。還了豆腐店的碗，重新上馬，又向前進發。

走到了黃昏時候，便到了杭州地界。阿男又扶白鳳下馬，解去了馬腿上的神駿符，兩個人牽著馬，緩緩前行。白鳳已是肌腸雷鳴，更兼受了一日一夜馬上的顛簸，覺得、渾身酸疼難當，一步一捱的走不動。阿男見了十分憐惜。看見路旁有一家酒店，就在門外拴了牲口，同白鳳進去，揀個座位坐了，叫酒保取酒來，借此歇息。吃過一巡酒後，阿男便問店小二：「這裡近便地方，那裡有客店？」店小二道：「客官可是要落店？」白鳳道：「正是。」小二道：「客官不嫌簡慢，小店後進有寬大房屋，一般的安寓客商。」阿男大喜，便叫小二領路，自己親到後面去看。

原來後進是一座大院子，平列著五七間正房，兩旁還有四間廂房。阿男指了一間正房道：「我們就借住這一間吧。請你代我把牲口拉了進來，卸行李轡頭，一面給他上點料。」小二答應去了，阿男便督率著他搬了兩件行李進來。親自開了鋪蓋，拂拭了桌子，叫小二：「把酒菜搬了進來；我們在房裡吃酒。你給我們弄點晚飯。」小二也答應去了。阿男才出去招呼白鳳，一同進來。可憐白鳳自從被阿男背在身上，跳出樓窗，挾了上馬，一路上只有驚慌害怕的心思，滿肚子的疑惑也來不及去想，直到了此時，又是渾身酸疼，坐定了更覺得厲害。大約不慣騎馬的人。每每犯著此病，何況他又是帶病的！阿男來招呼他進房時，已是兩腿都不能動了。幸得阿男攙定了，才一步一捱的走到房裡。小二掌上燈來，又添了兩樣菜，泡了一壺茶，方才出去。

白鳳聽得小二說話口音，和揚鎮一帶大不相同，方才把那疑惑的心腸提了上來，開口道：「妹……」只說了這一個字，便連忙頓住了。阿男連連搖手，悄悄道：「暫時只叫兄弟罷。」白鳳道：「我們到了什麼地方來了？」阿男道：「這是杭州。」白鳳吐出了舌頭道：「杭州！我們走下了多少路來了？不是飛的麼？」阿男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，我一大一夜從沂州趕到鎮江呢！」白鳳只是搖頭。又問道：「你來的時候，四爺知道麼？」阿男搖頭道：「便是娘也不知。」白鳳道：「我們跑到這裡做甚麼？」阿男道：「我自從這件事給父親知道了之後，日夜不得安寧。那天晚上，還到你那邊去，誰知你已經不見了。可憐我滿肚子的委屈，沒處伸訴。後來還是我娘的主意，要將錯就錯，叫人到你家去做媒人。誰知你家叔叔，說你犯了甚麼事，把你攆走了。我得了這個消息，這一急，差不多要走到死路上去。後來我父親一定又要出門，可憐我帶了病，跟著跑。在路上又病倒多時。到了豐城，那天晚上，是我偷了馬匹，私逃回八里鋪，夤夜到你家去打聽你的消息。恰好看見你家叔父寫信給你，我看見了信面上的地址，便連夜趕到鎮江找你的。」白鳳道：「你騎的是甚麼馬，跑得那麼快？」阿男道：「馬是一匹好馬，我又用了符術，所以一天好走幾百里地。」白鳳道：「我們到了此地，還打甚主意？」阿男瞅了一眼，笑道：「憑你打甚主意罷，此刻我是你的人了。」白鳳皺眉道：「我兩個的情義，自然是巴不得能夠天長地久的了。但是隻身出來，甚麼都不曾帶得，這裡杭州地方，又是個人生路不熟的所在，將來怎生過活呢？」阿男笑道：「這個那裡慮得那麼長，我們且管見一天過一天罷了。」

說話時小二送上飯來。兩個吃過了飯，白鳳實在困乏極了，先自和衣睡下。阿男淨過了手腳，聽得白鳳哼聲不止，便也和衣上牀，用他學就的那按摩之術，替白鳳通身按摩。心中無限憐惜，暗想：若不是怕父親追上來，我斷不肯累他跑這許多快路。一面想著，一面逐節按摩，白鳳便慢慢的睡著了。阿男方才悄悄睡下。

到了次日，白鳳的困乏略略好了些兒。兩個左右閒著沒事，阿男終日替白鳳按摩。將養過幾天，便好了。阿男打算另外覓一個住處，做個長久之計。白鳳道：「我們何不仍舊回到揚鎮一路？離家也近點。這裡人地生疏，樣樣不慣。」阿男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們教中，有多少法術。我在豐城逃了出來，我父親如果要追趕我，他自有圓光之法，在水中一照，便看得見我們在那裡。那怕走到隔省，也照得出來。只要再隔一省，便看不見了。若是在江蘇，他在山東一照便見，所以我才走到這裡來。」白鳳道：「比方他回到江蘇再照，豈不是又要照見了？」阿男道：「不相干。他必要在我發腳的所在，才照得出來。他離了豐城客店，往那裡去照？」白鳳道：「依那麼說，我們是永不回家的了？」阿男道：「過些時再說。家中一定也要找找們。將來你一面寫信求叔叔，我一面寫信求父母。你是兩房獨子，我是個獨女，怕做長輩的不依從我們？我們此刻先尋一個安身之地，住在客店裡，我又是這個裝束，終不便當。萬一敗露起來，又要費事。」兩個商量定了，便去尋房子。在西湖邊上，尋著了一處合式的便搬了過去。阿男復了女裝，兩個人便做起長久大妻，真是十分美滿，如願相償。那一種恩愛溫存，說書的嘴笨，說他不出來，只好由得諸公去默想他的情形的了。他兩個便如此，只可憐他兩家的上人，為了他兩個，苦得甚麼似的。可是他兩家人分在兩起，

說書的一張嘴，不能說兩頭話。如今先說寇四爺在豐城病倒。他這病不過是急怒攻心，一時心血逆行，沖了一口出來。及至怒氣過了，不過覺得身體困倦，將息幾天，自然好了。只有寇四娘失了女兒，已是一急；看見丈夫噴出血來，義是一嚇；及至救蘇了丈夫，又想起女兒，未免傷心；加以又伏侍了兩天病人，自己不覺便病倒了。日間恐怕四爺動怒，不敢言語，到了夜來，睡夢之中，不免要呼兒喚女的啼哭。每每自己哭醒自己，不然就是自己叫醒自己。這種苦思成病的診候，最是難治。從此寇四娘淹纏牀褥。

寇四爺只急得雙足亂跳。自己病好之後，已經照過一次圓光，隱隱的看見她渡過鎮江去，以後的影子就亂了。心中急著要去尋她，爭奈四娘的病不肯好。足足淹纏了一個多月，方才可以掙扎起牀。又將息了幾天，四爺性急，便雇了車，動身回南。在路走了五天，才到了王家營，渡過黃河，四爺另外僱了一艘船，直到瓜州鎮去。原來他打定了主意，要到鎮江尋阿男。想他四爺，

沒有照應，因此要送他回娘家去，自己好安心去尋女兒。當下把這番意思對四娘說知，四娘自然無不聽從之理。商量定了，便叫船戶開船，直放瓜州。

四爺在船上又和四娘商量，此去到了餘家，只說阿男在家看守門戶，未曾來得，這是家醜不可外傳之故。又切囑四娘：「千萬不要露出思念女兒的形狀。等我往天涯海角，將這浪蹄於尋了回來。」四娘道：「官人所說，我都依得。但不知官人尋著女兒，將他怎生發落？」四爺聽說，慢慢的低下頭去，默默無言。四娘哭道：「他年紀說大不大……」四爺道：「說小可也不小了。」四娘道：「他這番走了出去，無非是一點癡心。官人，你可憐我一輩子只有他，將來要招個女婿，做個半子之靠的。」四爺不等說完，便冷笑道：「他自己找著了個女婿，便父母都不要了，逃得無影無蹤，靠呢！」四娘道：「官人尋著了他時，如果動了粗，叫他有個三長兩短，我也只得……」。說到這裡，便硬咽住了。四爺道：「依你尋著了便怎麼？」四娘沉吟了一會道：「依我呢，只要知道了他的下落，便由他去了。我料他無非是和秦家二官在一起。他們願意回來最好，若是不願意回來，官人只要記住了他的地方，等我也去見見他。」四爺道：「好自在的話！你自疼愛女兒，一廂情願的這麼掃算，只怕秦家不肯呢！就是秦家肯了，帶了他們回來，重新行媒說聘，花燭拜堂，這件事鄉眾鄰里都當新聞說的，不要說他便一輩子受人指摘。我的女兒，何苦叫他如此？」四娘道：「不啊，就帶了他回來，仍舊許給我姪兒小棠。」四爺只是搖頭。四娘道：「不啊，我們不要上瓜州，只回八里鋪去。官人在家安息幾時，等我出門去尋他。」四爺道：「這個那裡使得？」四娘道：「放官人自去，我總不放心。」四爺道：「你總不過怕我難為了那賤人；我尋著他時，便不傷他一毛一髮，還你一個人便是。這樣，你可放了心？」四娘道：「得了官人這句話，我方才放心。」夫妻兩個商量妥當，那船戶便按站前進，不日到了瓜州。夫妻二人，付過船錢，捨舟登陸，逕投餘家來。

餘小棠自從父母亡故之後，便接了他一位寡孀張氏到家，代他料理家政。餘小棠的父親，向來走江南一路，販賣布匹，他從小就跟著在外頭歷練。所以他父親故後，他自己年紀雖輕，卻還能承父業。好得走慣的各碼頭，所有交易店家，他都跟著父親見過，所以更易為力了。此時是要趕冬令生意，收買了若干貨，正打算販運往南京，恰遇了四爺夫妻到來。小棠見了姑夫、姑娘，自有一番應酬。他那位孀娘張氏，自然也迎出來招呼。老姑嫂們久不見面，格外親熱。張氏便問：「外甥女兒為何不來？」四娘道：「姑娘們年紀大了，出門不甚便當；況且家下也沒有人看守，所以沒有和他來給舅母請安。」四娘嘴裡便這樣說，可憐他心中就如同萬箭齊攢一般，面色上又不敢露出來。張氏不知就裡，還要問長問短，四娘只得勉強應酬。四爺和小棠談天，只說有事要到江南走一遭，你姑娘想要回家看你，所以同著來的。小棠道：「如此巧極了！姪兒恰好要販貨到南京去，姑夫請在這裡稍停幾天，一同上路去。」四爺道：「我有緊要事，只到鎮江，不到南京，打算明日一早就走的。」小棠於是款留了一宿，四爺自過江去。先下了客店，然後出來在大街小巷，庵堂寺觀，處處物色，那裡有個影兒？一連尋了十多天，猶如大海撈針一般，心中不免悶悶。

這天走得乏了。看見路旁一座大茶樓，便走了進去，泡了一碗茶，在那裡歇腳。只見遠遠的坐著一個人，也在那裡吃茶，卻和一個人在那裡談天。這個人手裡拿了一枝筆，指天畫地的，不知說些甚麼；那個吃茶的人，卻是秦繩之。四爺心中不覺忽的一動。但因求親不遂，心中有點不快，因此不便過去招呼，只見那拿筆的人走開了，慢慢的走了過來，手裡還托了個盤兒，原來是個測字的。四爺便招呼他過來，拿了一個紙卷，隨口說是問求財。那人看過紙卷，胡說亂道的恭維了幾句。四爺指著繩之道：「那人叫你測字，問什麼？」測字的道：「他問的是尋人。」四爺心中又是一動。歇了一歇，便走到繩之的那桌子上去招呼。繩之見了四爺，心中也是一動。彼此都是為了小兒女走失了；又因為兩個在先有了私情，此時都疑心是相約潛逃的，所以繩之、四爺一見了面，各人都懷著鬼胎。四爺先招呼道：「秦相公難得過江來的。」繩之道：「正是。因為看個朋友，所以到這裡來走走。四爺，你不是到北路上去了的麼？為何有空到這邊來？」四爺道：「不要說起。誰知這兩年北路上年成不好，到那邊做不出生意來，只得帶了家眷們回鄉。我又是在家裡悶住不慣的，所以到這邊來走走。」繩之聽了，心中又是一疑。

原來白鳳夤夜跟阿男走了之後，次日彩章、彩華兩個查見，沒了主意，飛奔報與仁舫，一面專人到八里鋪去報信。繩之夫妻得信，猶如青天下了個霹靂一般。繩之便渡過江來，和仁舫商量尋訪之法。繩之娘子在家，急得如同熱鍋上螞蟻一般，燒了家堂香，又去拜叩天地，什麼都天廟、土地伺，處處都去求到。可憐他婦道人家，除此之外，再無別樣見識。然而所為的不過一個姪兒，並非自己所生兒女，誠懇到如此，這個婦人，已是十分難得的了。到了今日女子社會中，只怕要照樣尋半個也難呢！

閒話少提。且說繩之娘子除了燒香求神之外，便天天打發人過江去取信。繩之過江見了仁舫，查看了形跡，也是無法可施，抑且莫明其妙。尋訪了幾天，總是渺無下落。繩之心中已是有幾分疑到是和阿男同遁的，只是對仁舫不便說出來。只得出了招帖，定了賞格，各處大街小巷去張貼起來，說是送到者謝錢多少，送信因而尋獲者謝錢多少。大家看了，徒然垂涎他那筆賞錢，那裡去尋他的蹤跡？這賞帖在外貼了一兩個月，被風雨剝蝕的也有，被別人招帖蓋沒的也有，久矣乎冷淡下來了。所以寇四爺到了鎮江，沒有看見那招帖。

當下繩之聽了他家眷已回八里鋪的話，心中又是一疑。暗想：若是他家女兒好好的在家裡，這就是我錯疑他人了。因順口問道：「四娘、千金都好？」四爺道：「托庇都好。」說話時，四爺已叫了兩角酒，一盤肴，請繩之吃酒。原來揚鎮的風氣，茶館、酒飯合而為一的，所以如此便當。飲酒當中，繩之不覺露出白鳳走失的話。四爺問了走失的日子，心中越發料定係自家女兒所為，卻又不便說出。因故意問道：「不知二官平日可曾結交過匪人？論理這樓窗上跳下來，毫無聲息，是不容易的事。這一兩個月之內，可有點信息麼？」繩之道：「就同泥牛入海一般，永無消息。」四爺道：「不是我誇口，若是早遇了我，此時早已找著了。」繩之道：「如此，敢就費四爺的心。」四爺道：「我並不能分身代你們去尋人，我只能代你們查一查他蹤跡所在。」繩之大喜道：「如此還是費心。但不知怎生查法？」四爺道：「只要領我到發腳逃走的所在，我自法於查見。」繩之大喜。又喝了兩角酒，便搶著惠了茶酒帳，一同到仁大布店。

彩章、彩華兄弟接著，和四爺通過姓名，繩之說明來意，彩華兄弟也自歡喜。即親自領了四爺到白鳳當日的臥房裡。四爺叫拿一碗水來，他對著那碗水，不知弄點甚麼玄虛，閉看兩個眼睛，鬼混了一陣，忽然低下頭來，張開眼睛，盡著對那碗水裡去看。諸公！須知這就是他們白蓮教裡法術之一。他這一看，已把白鳳、阿男兩個逃走情形，看得清清楚楚了。心中又是惱，又是恨，到了此時，方才豁然明白，這件事只有自家女兒不好，與別人毫不相干。看罷了，不覺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人是到杭州去了。」彩華兄弟急問道：「不知人可平安？」四爺道：「平安得很。你們趕緊打發人去尋他罷，大約是住在西湖邊上。」說罷，又對繩之道：「我們借一步說話。」

繩之便和四爺出去，找了一個酒館坐下。四爺道：「我們累世鄉鄰，一向和睦，今年尤端兩家小孩於弄出那回算來，起先我總以

為大家都有點不好，所以我還有點惱你令姪。今天我圓光看去，這回令姪走失，都是我家那賤人，偷了我馬匹，從沂州逃到這裡，半夜拐走你令姪的。我在布店裡不便說這個話，所以約了你出來，請你趕緊收拾行李，我們一同到杭州去。」繩之沉吟道：「這個...」說了這兩個字，底下便說不出話來。四爺道：「秦相公，你不必多心。我們走江湖的人，最是爽直。當初的時候，我以為這些事情，總是男的勾引女的，所以我很惱你家二官，簡直要殺了他出這口氣。此刻明白了是我家的賤人不是，那裡還有存別樣心之理？這一去尋著了，我們各帶各的人回家，照舊是鄉鄰相好。」繩之見他說得爽直，便應允了。問道：「不知四爺打算幾時走？」四爺道：「我要走馬上就可以走得，好在我一件行李也不帶。」繩之大喜，便約定了次日動身。到了次日，取了行李，別過仁航父子，會了四爺，向杭州而去。他兩個在路上並沒有烏孫血汗馬，更沒有什麼神駿符，不是一天可以走得到的，我且暫時把他按下。

且提一提那一對癡兒女，在西湖邊上住下，說不盡的你恩我愛，竟是一對夫妻。有時聯袂遊山，有時同舟泛水，無拘無束，甚是優游。爭奈阿男帶來的銀錢無多，看看已將用罄，白鳳便日夕心焦。阿男道：「你且不必憂心，等到真是沒有錢用時，只要我出去一遭，一、二百弔錢，馬上撈得回來的。」白鳳道：「說是這樣說，但是我們總要想個長久之計才好。」阿男沉吟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既如此，你到外面去買幾匹白布，再買一面小銅鑼來，等我做個作用弄點本錢再想法於做個小小生意。我們所望不多，只要夠我兩口子用的就是了。」白鳳道：「是甚麼作用？」阿男笑道：「你且莫問，先去買了布來。」白鳳依言，到城裡去買了幾匹粗白布和一面小銅鑼。阿男又到人家竹園子裡去，化了幾文，砍了幾根竹子回來，都截作一尺多長。又把買來的布，一匹匹的接縫起來。又紮了一個美人風箏。夫妻兩個忙了一天。

到了明日午飯過後，把各樣東西，收拾了一擔，白鳳挑了，鎖好了門戶，兩個人一同進城。找了一片空場，把那短竹枝插在四面，拿白布來圍了一個場。阿男拿起小鑼敲起來。杭州是個繁華所在，又是省會地方，阿男又生得姿容出眾，十分妖燒，不一會，便引得人山人海般圍著場於觀看。阿男敲著銅鑼，唱了一支道情，對眾人說道：「我們走江湖的，路過貴境，缺少盤纏，要向列位奉借。但是沒有空手向人討錢之理，幸得生平學就了一門戲法，敢向列位搬演一番。這也是出門人無可如何的舉動，有甚個遇到的地方，還望列位見諒。」說著把銅鑼交給白鳳，白鳳也學著敲起來。阿男取一碗水，拿在手裡，又對眾人說道：「戲法便有多般，不知那一種才合列位的眼？我想這一片空地，白白放在這裡可惜，不如蓋一座房子在上頭，豈不是好？待我姑且試一試，如果蓋不起來，列位不要見笑。」說罷，呷了一口水，鼓著氣，向四面一噴，周圍看的人，覺得好像飛砂迷目一般，一個個都拿雙手去揉眼睛。及至開廣眼時，忽見場中現了一座房子，紅牆綠瓦，四面千門萬戶，金碧輝煌。阿男道：「慚愧，一時水木匠呼應不靈，沒奈何向洞庭君處借了這座凝碧宮來，給列位醒一醒目。」說罷，拉了白鳳一同到房子裡去，進了這個門，卻出那個門。出了那個門，卻又進了這個門。四面穿插一番，方才出來。看的人已是齊聲喝采。

阿男又對眾人道：「這般一座凝碧宮，沒個人住在裡頭，豈不荒廢了？沒奈何神仙洞府，必要神仙居住，我們凡人卻住不得，且待我請幾位仙姬下來，住在裡面，給列位看看。」說罷向白鳳道：「我要在這裡看守房子，不能分身，你代我上天去請幾位仙女下來。」白鳳道：「又沒個梯子，叫我怎樣上去？」阿男道：「呸！沒用的東西！我天上去三五回，何嘗用過梯於來？你不去也罷，我自有的計去。」說罷，取過那美人風箏來，對著風箏說道：「伙計啊，我輕易不敢煩你，因為我家漢於沒用，不敢上天，所以煩你到天上走一遭。不論是何仙女，請他幾位下來。」說罷，提起線來，迎風一放，那風箏便滔淚上去，越上越高，越高越小，不一會，只見像一個黑點兒了，阿男便把放出去的線收起來，越收越下，越下越大，慢慢的看得出是個美人風箏了。卻有一般奇怪，放上去的只有一個美人風箏，此時看上去，好像有七八個之多。阿男再收一回線，越發看得清楚了。只見七人個美人，猶如活動的一般，大有顧盼轉動之勢。阿男卻停住了手道：「仙女是已經請到了。望列位高抬貴手，賜借幾文盤纏，好待我索性請了下來。列位也許開眼界，見見仙人。」說話未完，那四面的人，都一齊把錢往場上擲去。

阿男是走慣江湖，弄慣此事的人，一看地下的錢，便有了數，意思嫌少。因把線頭交給白鳳拿著，自己取了一碗水，拿在手裡，對眾人道：「我們夫妻兩個，路過貴境，求借盤纏，斷沒有爭多較少之理，但是承賜的似乎還不夠用。此刻我想了個商量之法，這一座凝碧宮，想來諸位都想進去瞻仰瞻仰。我定一個價錢，願到裡面去看看的，每位收錢一百文。在我這碗水裡洗過眼睛，進去逛一趟。但是我還有一句話，預先表明：我這個明明是法術，如果不給錢，不洗眼，擅自進去的，碰破了頭，磕傷了臉，卻不要怪我。」說罷了，一時出錢洗眼進去的人，不計其數。亂了一大會工夫，方才停住。阿男放下水碗，把風箏收下來。說也奇怪，放上去時，明明一個美人風箏，到收下來時，忽然變做了七個美人，每人手裡都拿著一種樂器，有拿簫的，有拿笙的，也有拿了不曾見過不知是甚麼東西的。阿男一一和他見禮。這七個美人便笙簫齊奏起來。一面奏樂，一面步到那房子裡去，在那千門萬戶中，左穿右插，猶如蝴蝶穿花一般，好不熱鬧。阿男在這個當口，又向四面求了一回賞，一面和白鳳收拾地下錢文。眾人正定睛看得出神時，忽見房子裡透出一縷濃煙，內中隱隱看見點火光，一霎時那煙越出越多，散將開未，恰好又起了一陣旋風，把那濃煙吹得布散四面，圍看的人，一個個不覺都眼淚鼻涕齊來，拿雙手亂揉。及至耳邊聽得一聲小銅鑼敲響，眾人舉眼看時，早已天清地朗，那房子、美人、濃煙一齊不見了，仍剩下一片空場。白鳳、阿男早收拾好錢文，向眾人道謝，看的人就一哄而散了。

他夫妻兩個收拾回去，點一點所得的錢，約有四五十弔。白鳳說道：「有了這個，又可以過幾時了。」阿男道：「本來我就叫你不要擔心，總可設法過幾時的。但你昨天說過，要做個長久之計。我打算再出去玩幾天，多弄幾弔錢做本，我們做個小小生意，才可以長久呢！」白鳳道：「這個也是一法。就怕玩得多了，沒人看了。就是有人看，他也不肯多給錢了。」阿男道：「我換著樣兒去玩，怕他不看？他不給錢，我有向他要的法子。」白鳳道：「正是。我要問你，方才那些人到房子裡去的，不知他們都看了些甚麼？」阿男道：「這個我那裡知道？戲法本是隨心幻化的。他是個富貴人，就看見金碧輝煌。是個高雅人，便看見琴書字畫。我變把戲，只能變個外場，至於裡面，是各人的心自己去造的，我怎樣知道他們見的是什麼呢？」白鳳道：「照今天的情形，一年只要出去玩幾趟，我們就儘夠用了。」阿男道：「其實這個拋頭露面的，我也不願意出去。你既然立定主意，要圖一個長久之計，我只要一連出去幾天，弄個做生意的本錢出來，以後我就永不出去了。」當夜夫妻兩個商量商量，歡歡喜喜的，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午後，他兩個又收拾停當，仍然進城，到了昨天那個場子上去，照舊設了布圍，阿男又敲起小銅鑼。他昨天的把戲，人家多有看過的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大家都知道他的戲法好。所以今天他的布圍方才圍好，早已哄動了排山倒海般人，圍住了場子了。阿男方才敲動銅鑼，還不曾開口說話，忽見人叢中跑出一個軒昂大漢，分開眾人，跳入場裡，劈面把阿男打了兩個嘴巴，一把扭住頭髮，捉了就走。白鳳吃了一驚，定睛再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，正是寇四爺。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場上的東西都顧不得，向人叢中鑽，便逃走去了。正是：

意外悲歡增悵，個中消息掌盈虛。

要知他二人從此折散之後，還能復合否？且待小子閒了，再來開說。

[返回 >>](#) [情變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